文章编号:1674-8107(2016)06-0079-07

宋代女性作家题壁创作论析

刘双琴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江西 南昌 330077)

摘要: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题壁现象由来已久。女性题壁作为一种难得的向世人敞开心扉的途径,以及不寻常的发表方式,是值得重视的文化遗存。宋代女性题壁其作者以官宦女子居多,题壁时间多集中于战乱时期,题壁地点多为驿亭等客旅之地,题壁内容主要包括倾诉家国沦落与漂泊流落之苦、表现气节与操守、抒发身世之叹、记述旅途劳顿之苦等。宋代女性的题壁创作在当时以及后世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关键词: 女性作家;宋代;题壁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6.06.013

一、引言

题壁作为非常规的书写方式,其常见载体有多种,如墙壁、石壁、门窗、桥梁等,还包括一些非常规载体,如屏风、团扇等。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题壁文学的兴盛与书写载体的匮乏、立身扬名的价值理念、人际沟通的需要、情感抒发的需求,甚至商业、宣教的目的密切相关。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题壁现象由来已久。两宋时期,文人对这样一种创作活动更是寄寓了超乎寻常的热情,题壁也真正彰显出其独特的文学艺术价值。这一时期,不仅有大量男性文人积极投身于题壁文学创作,还有为数不少的女性留下题壁作品。由于女性柔弱的性别特征从形式上看并不太适合题壁这样一种张扬个性的创作方式,尤其是在礼教盛行的时代,主流道德观认为文学不是女性应该具备的道德和修养,且女性活动空间相对狭小,心理与情感的表达受到严重制约和压抑,因此,女性题壁作为一种难得的向世人敞开心扉的途径,以及一种不寻常的发表方式,更显得弥足珍贵,是值得重视的文化遗存。本文拟在文献爬梳的基础上,结合定量

统计法与定性分析法对宋代女性题壁创作进行研究。

二、宋代题壁女子身份及题壁作品创作时间、地点分析

据《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等文献统计,宋代有题壁作品传世的女性作家就有 31 人,题壁作品 34 首(篇)。其中诗 22 首,词 10 首,文 2 篇,分别占宋代女性作家诗、词、文创作量的 2.69%、4.17%、1.44%。^①与激情澎湃、即兴挥洒的男性题壁相比,由于女性生活空间的相对狭窄,其题壁场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内容上也具有较强的倾向性。

从题壁女子的身份来看,官宦女子多达 12 人。如张氏,为北宋文学家张舜民之女,适司马光从孙司马朴;韩玉父,其父尝仕于朝,因乱,遂家钱塘;周仲美,世居京师,随父游宦,家于成都,既而适李氏子,侍舅姑宦泗上,又从夫赴金陵幕;又如英州司寇之女、阳武令蒋兴祖之女、秦观女、陈述古女等,皆出自官宦之家,其父或为达官显贵,或为下僚小吏。平民女子 5 人。如某无名女子,不知

收稿日期:2016-09-20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古代女性作家流布研究”(项目编号:13WX03)。

作者简介:刘双琴(1983-),女,湖北恩施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

^①据《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等文献统计,除去宋代某些话本小说托名女性之作以及托名神仙鬼怪的作品外,宋代有作品传世的女性约有 281 人,传世作品 1198 篇,其中诗 819 首,词 240 首,文 139 篇。

其姓,十五岁时,受币于姨兄马生,后父亲逝世,继母渝其约,改适母之族;淮上女,本为良家女,嘉定间,金人南侵,被掠去;钱氏,世本良家子,顷因丧乱,父母以妻同里商人朱横,后夫客死岭南,钱氏携遗孤归乡。士人妻女3人,如丁氏,为蜀士大夫妻,美姿色,善诗文,自号清风居士;戴复古前妻,嫁给一生不仕、浪游江湖的诗人戴复古,因夫久游不归,题句于壁,郁郁而终;徐君宝妻,宋末被掳至杭,投水而死,从其绝命词《满庭芳》来看,夫君“徐郎”与之情投意合,亦当为南宋士子。皇室女子2人,如王清惠,为南宋度宗、恭帝时昭仪,曾授书于恭帝赵显;另有一不知名宫女,于靖康年间题诗关中驿舍。妓女1人,如某老妓,因年老色衰,门庭冷落,后来由于题诗太平兴国寺壁,复车马盈门。另有身份不详者9人。

从题壁作品的创作时间来看,北宋和平时期约有11首(篇),包括:老妓《题太平兴国寺壁》、周仲美《书邮亭壁》、卢氏《凤栖梧》(题泥溪驿)、无名女子《题驿亭》、王琼奴《题淮山驿壁》、无名女子《永安驿题柱》、陈述古女《题小雁屏》二首、鲍娘《题兑溪驿》、李媛《题壁》、英州司寇女《题梅岭佛祠壁·序》;两宋之交约有9首(篇),包括:丁氏《题汴邸》、幼卿《浪淘沙》、南阳驿妇人《靖康间题邓州南阳驿壁》、秦观女《题驿壁》、蒋兴祖女《减字木兰花》(题雄州驿)、靖康宫人《题关中驿舍》、鄱阳妇人《建炎初题黄连步接官亭壁》、韩玉父《题漠口铺》以及张氏残句“满目烟含芳草绿,倚兰露泣海棠红”;南宋和平时期约有6首(篇),包括:朱淑真《书王庵道姑壁》、钱氏《题壁》、陆游妾《题壁》、张惠卿《题常山店壁》、淮上女《减字木兰花》以及戴复古前妻残句“机番白苧和愁织,门掩黄花带恨吟”;南宋末年约有7首(篇),包括:金淑柔《浪淘沙》(丰城道中)、杨氏女《沁园春》(题樟镇清江桥和无闻翁)、《满庭芳》(题樟镇清江桥和无闻翁)、刘氏《沁园春》、徐君宝妻《满庭芳》、王清惠《满江红》(题南京夷山驿)、王氏《题清风岭崖石》。另有1首洛阳女词《御街行》(书岐阳邮亭)创作时间不详。

从题壁地点来看,题于驿壁、铺舍、客舍、邮

亭、接官亭者约19首(篇),如泥溪驿、淮山古驿、永安驿、兑溪驿、南阳驿、雄州驿、夷山驿、关中驿舍、临川驿、漠口铺、泗州旅舍、黄连步接官亭等;题于用作观赏游冶之亭者约2首(篇),如望湖亭、步伍亭;题于寺、祠、庵者约4首(篇),如太平兴国寺、梅岭佛祠、王道姑庵等;题于宅壁者约2首(篇);题于屏风者2首(篇);题于桥者2首(篇),如清江桥;题于崖石者1首(篇),如清风岭崖石;题于酒库者1首(篇),如长兴酒库;题于王府者1首(篇),如杭州韩蕲王府。如与今天的行政区划相对照,这些题壁作品主要分布状况大致如下:浙江8首(篇)、陕西6首(篇)、江西5首(篇)、河南4首(篇)、江苏3首(篇)、湖南2首(篇)、河北1首(篇)、四川1首(篇)、福建1首(篇)、广东1首(篇),另有2首具体地点不详。

三、宋代女性题壁作品的主题内容

从宋代女性题壁作品的内容来看,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倾诉家国沦落、漂泊流落之苦。表达这一思想内容的作品约有9首(篇)。造成这些女子流离失所的主要原因就是战乱。宋人汤岩起《诗海遗珠》记述,靖康间,金人犯阙,阳武蒋令兴祖死之,其女为贼掳去,题字于雄州驿中,叙其本末,作《减字木兰花》词。曾季狸《秦女行》序亦记载:“靖康间,有女子为金人所掠,自称秦学士女,在道中题诗云:‘眼前虽有还乡路,马上曾无放我情。’读之者凄然”。^①[1](P546)金人元好问也注意到了宋代女子的题壁作品,其《续夷坚志》记载,淮上良家女题于逆旅间的《木兰花》词,词写不忍离别家乡山水,悲苦凄测,感人至深。这些是金兵南侵时宋代女子的题壁情况。南宋末年,蒙古族入侵,女性被掳、漂泊流离的场景再次上演,她们身如浮萍,流转不定,只能题诗壁上,泪诉情肠。如宋末元初人韦居安《梅磴诗话》所载雁峰刘氏题于长兴和平酒库的《沁园春》词,语意凄惋,见者为之伤心。刘将孙《沁园春》(流水断桥)词序也记载了一名杨姓女子在清江桥上的题壁词,自叙生杨嫁罗,南宋德祐二年

①关于这自称“秦学士女”的女子,清代吴衡照《莲子居词话》考证称:“秦少游女适范祖禹子仲温,所谓‘山抹微云女婿’也。与其妾红鸾,俱不闻有流离事。而少游又不闻有第二女。”这名女子自称秦观之女,可能是出于某种自我保护的谋略。

(1276)暮春,自涪翁亭下舟行,迫于追骑,问道入山,最终仍不免于驱掠,行三日,经清江桥,睹无闻翁二词,以为特未见其苦,乃和于壁,云“便归去,懒东涂西抹,学少年婆”,又云“错应谁铸”,^{[2](P3529)}皆追记往日之事。尽管只存残句,我们仍可从看出战乱中女性的悲惨命运。

以上这些题壁作品,倾诉的多是国破家亡、为敌所掳、欲归不得的苦痛。另有一些女子,尽管有幸未沦落敌手,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随着外族的入侵,国家的动荡,她们被迫背井离乡,饱尝漂泊流离之苦。如宋人马纯《陶朱新录》记载,靖康间,京畿士人往往南窜,邓州南阳县驿有女子字书清婉,留题于壁,云“流落南来自可嗟,避人不敢御铅华。却思当日莺莺事,独立东风雾鬓斜”。^{[3](P6)}又据宋陈岩肖《庚溪诗话》、清陈焯《宋元诗会》以及康熙《御选宋诗》等载,靖康之变,某宫人题诗驿舍壁间云:“渭平沙浅雁来栖,渭涨沙深雁不归。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风明月我沾衣。”^{[4](P190)}又有洛阳女,曾于岐阳邮亭题词一首,其词流传下来的只半阙,就内容来看,亦反映漂泊之苦,或亦因战乱而流转离散。^{[5](P622-623)}

其二,表现气节与操守。此类诗篇传世者有4首(篇)。如王清惠《满江红》(太液芙蓉),全词写伴同南宋君臣北上之时的感受,充分显示出她不肯向元军屈服的民族气节。徐君宝妻的题壁作品《满庭芳》(汉上繁华)和临海王氏的《题清风岭崖石》也反映出其宁死不屈的铮铮骨气,其事俱收入《南村辍耕录》。徐君宝妻之题壁词对自身被掳的艰危现实着墨不多,而以较多笔墨表达对两宋三百年文明的追思,对祖国沦亡亲人永别的哀悼。词表明自己死节之心,融汇国家和个人的双重悲剧,意境深重,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临海王氏被掠途中,啮拇指出血,写口占诗于崖石上,语意凄婉,见者为之伤心。上述题壁作品反映出的是战乱时期女性所表现出来的骨气和节操,在和平时期,女性所展示的人生志趣与人格操守亦令人敬佩。如丁氏《题汴邸》,表现出不为荣华富贵所动,不畏皇权,抗旨拒召,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高尚气节与良好操守。

其三,抒发身世之叹。宋代女子的身世之叹往往伴随着爱情、婚姻的不幸。表达这一思想内容的作品约有5首(篇),王琼奴就是其中一个比较典

型的例子。据刘府《青琐高议》前集卷三载,王琼奴本是仕宦大家少女,流落为赵奉常小妾,受尽主母鞭笞凌辱,几欲寻死,畏而不得。后来她随赵家赴荆楚,路过淮山古驿,乘着夜色,独自一人秉烛而出,将其生平遭际题于驿壁。对于古代女子而言,最大的不幸莫过于遇人不淑、所适非偶。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她只能处处小心、题壁倾诉,古代女性题壁表达较多的就是这样一种情绪。王琼奴之后,又有一无名女子,人生亦是命运多舛,曾题诗永安驿廊东柱云:“无人解妾心,月夜长如醉。妾不是琼奴,意与琼奴类。”^{[6](P195-196)}这个无名女子尽管身世不详,然从其题诗来看,与王琼奴的境遇多有相似之处,其诗表达的亦是胸中块垒无处诉说之苦。王琼奴以及无名女子所抒之情主要还是婚姻生活的不如意,另有一些题壁诗则主要反映的是被弃之恨,如周仲美《书邮亭壁》,被丈夫无端抛弃,欲归无处,又深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只能为无情之人守节至死,这是古代无数女子所经历过的共同遭遇。

如果说所适非偶是宋代女子人生的一大不幸,那么夫亡子幼、孤苦无依,则更令人同情与伤感,如鄱阳某女子,原出身于富贵显赫之家,然不幸父丧母亡,家道中落,乱世难安,不得不嫁给一个无赖,以船为家,在水上生活,漂泊不定,后丈夫溺毙于洞庭湖。女子题诗黄莲步接官亭之壁云:“故里萧条一望间,此身飘泊叹空还。感时有恨无人说,愁敛双蛾对暮山。”^{[7](P1245)}其穷愁困苦之状了然可见。罗焯《醉翁谈录》乙集卷二亦记载了姑苏钱氏的一则题壁作品,其序云:“予吴人也。世本良家子。顷因丧乱,父母以妻里人朱横,时年未笄耳。宋理宗即位之二十二年,横因商于岭右,妾两偕过此。不幸去岁秋,横竟歿于瘴乡。栖迟之踪,无以自处,因携其遗孤以归故乡。在道路历艰虞,仅四十日矣。昨暮抵此,以风急未能济,舫舟城下,夜久不寐,有西风飒然而来,皓月皎然窥人。斯时也,况羁旅乎!晓登望湖亭,睹江山如故,不觉有所伤感然,因吐其胸中,书于壁间。”^{[8](P20-21)}幼年丧父或丧母、中年丧夫或丧妻,皆为人生之大不幸与大悲剧,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无疑是雪上加霜,使她们的处境更为凄惨。这些作品,由于是这些女子亲笔所题,因此比男性笔下所呈现的女性命运,以及史书所记载的女性遭际都来得真实、感人得多。

其四,记述旅途劳顿之苦。表现这一主题的题壁作品约有2首(篇)。如宋人周辉《清波杂志》卷十所载:“邮亭客舍,当午炊暮宿,弛担小留次。观壁间题字,或得亲旧姓字,写涂路艰辛之状,篇什有可采者。其笔画柔弱,语言哀怨,皆好事者戏为妇人女子之作。顷于常山道上得一诗:‘迢递投前店,飕飕守破窗。一灯明复暗,顾影不成双。’后书女郎张惠卿。”^①[9](P5-6)客店迢递路远,好不容易抵达,窗户却残破不堪,冷风飕飕,吹得油灯忽明忽暗,眼前的景象使疲惫的诗人感到更加孤独。对于古代女子来说,旅途劳顿之苦又常常与人事之乖舛、爱情之不测相伴相生。罗焯《醉翁谈录》卷二乙集也记载了韩玉父寻夫途中的漠口铺题诗,叙述她万里寻夫的坎坷经历与情感。

其五,吐露羁旅之思。表现这一主题的题壁作品有3首(篇)。如彭乘《墨客挥犀》卷四所载卢氏题词:“蜀道青天烟霭翳。帝里繁华,迢递何时至。回望锦川挥粉泪。凤钗斜亸乌云腻。钿带双垂金缕细。玉佩玎珰,露滴寒如水。从此鸾妆添远意。画眉学得远山翠。”^②[10](P21)这位卢氏是官宦家子女,擅长吟诗填词,在旅途中题词于壁,主要是抒发既想归乡回京,又对蜀地依依不舍的矛盾心情。与卢氏的委婉含蓄不同,宋刘府《翰府名谈》记载的这位无名女子,其感情表达更为直接:“情若分满归故国,梦随瘴月过梅峰。谁将此骨埋烟陇,寂寞魂游山雾中。”^③[11](P242)这位女子本与姨表兄缔结了美好婚约,然天不遂人意,父亲过世之后,被迫嫁给继母之堂兄。继母的堂兄老而猥恶,后因居官受贿被贬广州,女子随之而行。船过英州时,她乘丈夫醉卧,题诗驿亭墙壁,既表达出对将生活于岭南山瘴之地的不安,也抒发出对马生的眷念之情。人在他乡、思家心切的女性题壁词还有很多,如元佚名《古杭杂记诗集》卷二所载金淑柔《浪淘沙》,词写羁旅别情,婉转流丽,以带有女性特征的语言形象地表现出作者的痴情,把思乡之情写得淋漓尽致。

其六,表达闺情,倾吐闺思,抒发闺怨。这是古代女子题壁创作的一个常见主题,如前文所提被

迫嫁给继母堂兄的无名女子,其羁旅之思就多含爱而不得之恨。较为集中且鲜明反映该主题的作品约有3首(篇)。如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所收录的幼卿之事:“幼卿少与表兄同砚席,雅有文字之好。未笄,兄欲缔姻。父母以兄未禄,难其请,遂适武弁公。明年,兄登甲科,职教洮房,而良人统兵陕右,相与邂逅于此。兄鞭马,略不相顾,岂前憾未平耶?因作《浪淘沙》以寄情。”^④[12](P478-479)在没有婚姻自由的时代,有情人往往难成眷属。女性有感于自己的命运和遭遇,只能借题壁抒发痛苦与无奈之情,把因爱情的失落或缺而引起孤独、苦闷、怨恨等情绪书写下来,以使人知其哀肠与衷曲。又如某驿卒女的题壁之作“玉阶蟋蟀闹清夜,金井梧桐辞故枝。一枕凄凉眠不得,呼灯起作感秋诗”^⑤[13](P5),亦属闺怨之作,伤感之情,溢于言表。陆游见其诗后,纳之为妾。不幸的是半年多后,被大妇驱逐,女不胜悲愤,再作《卜算子》以抒怨,其事收入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五。^⑥

在中国古代,以美好梦想开始,却以悲剧收场,故事远不止此一例,如戴复古前妻。据明刻《石屏诗集》卷六以及嘉靖《太平县志·人物》等文献记载,戴复古尝游江右,富家翁金氏以女伯华妻之。复古居三年,忽作归计,伯华尽以其奁具赆之,遂赴水死。比复古归,而前妻已亡,临终题“机番白芷和愁织,门掩黄花带恨吟”二句于壁。复古哭之,为续成一律。戴复古浪游在外,其妻在家日夜悬望,抚养稚子,贫病交加,题诗于壁,饮恨而亡。戴复古妻的遭遇是中国古代女性最常经历的爱情悲剧,其留题之诗所反映的亦是她们的集体性幽叹。

此外,还有表现其它主题的一些作品,包括写景寓人,如老妓《题太平兴国寺壁》;写景抒情,如鲍娘《题兑溪驿》;写景咏志,如朱淑真《书王庵道姑壁》;写人纪事,如英州司寇女《题梅岭佛祠壁·序》;咏物抒怀,如陈述古女《题小雁屏二首》,又有司马朴妻张氏在酆延路上某寺壁所题“满地烟含芳草绿,倚栏露泣海棠红”之句。也有一些题壁作品其主题和内容较为含蓄、模糊,如李媛《题壁》诗

①在宋代,以异性笔触进行文学创作固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然并不能认定所有壁间题字“皆好事者戏为妇人女子之作”。且就此段记载来看,亦不能完全推断此诗非张惠卿所作。周辉的这段记载,可能带有男权中心的固有偏见与观念。故仍视为张诗。后文所引鲍娘之诗,亦为存疑之作,在无其它文献佐证的前提下,仍归于鲍娘名下。

②吴曾《拜经楼诗话》卷三云:“‘玉阶蟋蟀闹清夜’四句本七律,明载《剑南集》,而《随隐漫录》剪去前四句,以为驿卒女题壁,放翁见之,遂纳为妾云云,皆不足信。”古人衍他人之诗收入己集者并不少见,如戴复古集中就有衍亡妻之句所成之律诗。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吴曾因《剑南集》中有“玉阶蟋蟀”四句,而认为此为陆游所作,证据还不够充分。

“夜台夜复夜,东山东复东。当时九龙月,今日白杨风”^{[14](P128)},既是写景寓人,又暗含闺情,还表达出一定的哲思。

四、宋代女性题壁创作特点及原因

除上文所述流传的作品外,宋代还曾出现过为数不少的女性题壁作品,而且影响很大。如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四所载信州杉溪驿舍中鹿生妇之题壁诗。又有某吴女,过江馆题其壁作隐语诗,文辞甚哀,士大夫相告而感之,徐积见后,也感慨万千,因作《妾薄命》诗以正吴地不嫁其女、乐以与人为婢妾的风俗。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题壁作品今皆已失传。正如戴复古《木兰花慢》一词所呈现的那样:“记得同题粉壁,而今壁破无踪。”从各种文献的记载来看,宋代的女性题壁创作大致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官宦女子题壁作品多。其中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仕宦之家的女子能够拥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并受到更多的文学熏陶。由于宋代还不存在正规的女性文化教育,绝大多数女性都是通过家庭教育的形式获得文化知识,尤其是在一些中上层社会的家庭中,家庭文化教育以及浓郁的文化氛围熏陶造就出众多具有较高文学素养与艺术才能的女性,如王安石家族的女性、陈述古家族的女性。在宋代女性文化教育形式中,家庭教育占据着重要地位,其对女性的影响深刻而久远,超出了其它形式的女性教育如宫廷女性文化教育、青楼歌妓艺术文化教育以及宫观寺庙女性文化教育。二是官宦之家的女子流动性更强。随着父亲、夫婿官衔的变化、职位的调动,她们具有更多随父、随夫出行的机会。通常情况下,官吏游宦于外,妻妾等家属并不能随从,守候在家苦等宦游的丈夫归来,是她们生活的常态,于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怨妇诗才蔚为壮观。但正如王子今所指出:“与我们以往的印象不同,中国古代妇女也有相当多的外出游历、停宿驿站的机会。她们的驿壁诗作,以润朗清亮的声音,也加入了传达驿路多彩文化感受的多重唱。”^{[15](P11)}宋代女性流动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作为官员的家属而游历。

第二,乱世女性题壁多,这与男性题壁形成对比。有宋一代三百余年间,女性作家共创作约 32

首题壁作品,作于战乱时期的作品就有约 14 首(篇),约占 43.75%。乱世导致女性的流徙,从而也促进了女性的题壁创作。无论是被掳敌国,还是因避乱而流离,战乱是两宋时期女性较大规模流徙的重要因素。据研究,“靖康之难”期间被掳掠至金军大营的女性就有 11 635 名。^{[16](P50)}这种流徙与因婚嫁所造成的流动性不同,一方面,女性因此而经历的流动过程充满着苦难与未知,另一方面,她们或长途跋涉,或漂泊辗转,有较长时间是在旅途中度过。战争暂时打破传统儒家思想中“妇人识字即乱情”(李商隐《杂纂》)、“提笔男儿事,功名立可夸”(周繇《送边上从事》)的性别观念,国家民族的震荡、个人遭际的不平以及景物气候的变化激起女性作家的倾诉欲望与创作冲动。乱世女性题壁因此成为一种较为独特的、不再受到非议的文化现象而存在。

第三,女性题壁作品多书写于驿站、邮亭、递铺等地。首先,与作为观赏游览之地的亭阁楼台乃至寺庙宫观等“诗意的”文化空间不同,作为古代接待传递公文之差役和来访官员途中休息、换马的处所,驿亭、邮铺等组成的文化空间往往与羁旅行役彼此联系。对于宋代女性来说,由于她们的行旅多是被动发生,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较之于其它题壁载体,驿亭更容易激发其内心压抑的情感。其次,在大多数情况下,“驿壁作为发表诗作的场地来说,是一处自由的园圃。驿壁题诗的作者和读者都处于相对自由的心理状态中,人们的身份是大致平等的,在这里,没有上司和下属,没有主人和仆从,没有男权和女侍。作者往往隐名,读者也无意认真索求作者究竟是什么人。于是,这里成为自由地言志抒情寄意的特殊园地。在这些驿壁题诗中,因此可以读到寂寞的心语,也可以听到放纵的狂叫。”^{[17](P47)}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此多的女性题壁作品发表于驿亭之壁。再次,题壁的目的就在于传播,“基于介体对书写的限制,崖壁一般不是题写者的首选”,“如果题壁能够从容不迫地进行,题写者一般不会选择人烟罕至的荒野和不经斧凿的凹凸石壁”^{[18](P8)},由于过往行人众多,驿亭成为诗词作品传播的重要场所。宋代女性走出深闺,进行题壁创作,是表达自我的需要,同时也抱有使他人“知我”的传播目的,如王琼奴驿壁留题,就是希望“壮夫义士见之,哀其困苦若是”。

第四,离情和闺怨历来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作品的主要基调,驿壁留题同样如此。宋代的女性题壁诗内容更多的是反映其不幸的遭际,抒发的多是愁苦之情,极少呈现出行走中的自然之美,因此能更真实地反映出在流徙、迁移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她们的题壁作品,无论是反映战乱时的漂泊,还是旅途中的劳顿,或者是身世之叹、羁旅之思,往往离不开另一个主题,即爱情与婚姻的不幸。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讲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种“不平”的遭际及思想感情正是源于现实世界的不自由,并因此成为文学创作的真正动力。我们从宋代女性的题壁创作中很容易发现这一点。如王琼奴,从其驿壁留题可知,王琼奴父业显赫之时,亦曾路过淮山驿馆,然其时并未留下作品,后家道中落,沦为婢妾,倍受凌辱,复过此馆,“见物态景色如故,当时之人宛如在左右,痛惜嗟叹,其谁我知也?因夜执烛私出,笔墨书此”。又如姑苏钱氏,据其诗前小序称,宋高宗即位之二十二年,因丈夫朱横商于岭右,钱氏曾“两偕过此”,后朱横不幸客死他乡,钱氏因携其遗孤以归故乡,其时人生境况与感受心情已然不能和前两次路过此地相比,不觉有所伤感,因“吐其胸中,书于壁间”。

第五,女性题壁作品产生过较大的社会文化效应。“题壁,不仅是一种传媒,也是诗词创作的触媒,可以激发接受者的创作冲动,催生出新的作品。”^{[19](P66)}女性题壁作为一种不寻常的表达方式与文化现象,更容易各处传播,并激发出读者的创作热情。前文王琼奴题壁中的身世诉说,情辞凄切,唤起过无数路人的同情和自伤,士大夫王安国甚至还留题唱和。后某无名女子题壁永安驿柱,陈师道读后感慨万千,因再题绝句二首于驿柱。据周辉《清波杂志》卷十记载,张惠卿在常山道上题诗后,不久即和作满壁;鲍娘题诗兑溪驿后,蒋颖叔和之云“尽日行荒径,全家出瘴岚。鲍娘诗句好,今夜宿江南”。《永乐大典》也记载,王清惠于汴梁夷山驿站题写《满江红》(太液芙蓉)后,流播甚广,影响甚大,中原争相传颂,交口赞赏,著名诗人汪元

量及抗元英雄文天祥皆有词和之。又由刘将孙《沁园春》(流水断桥)词序可知,杨氏在清江桥上的题词也产生过一定反响。此外,前文所述丁氏作《题汴邸》并“不知所如往”后,“是日,客有语都城事,有感并补一章。还有某年老的歌妓在太平兴国寺壁留题之后,声名鹊起,复“车马盈门”。这些记载都充分体现出宋代女性题壁创作的反响之大。同时,她们的题壁创作行为在那个年代也极易受到非议,因此更容易成为男性士人关注的焦点,甚至出现了一些男性文人托名女性所作的留题。非议、关注、仿效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女性题壁作品的传播。

五、结语

女性主义理论认为,父权制的系统总是有利于男性的书写,而不利于女性的创作,在千百年男性中心的语境化过程中,女性成为历史传统的缺席者。她们大部分时间都被牢牢地锁在深闺,尽管偶有文学创作,其态度往往是“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又吟风”(朱淑真《自责》),其目的则多为“岂敢传千载,聊将遣一时”(龙辅《题书斋》)。虽然偶有出游的经历,但由于其行旅多依附于男性,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感情上,宋代女性都成为男性的附庸,我们很难听到她们的心声,她们常处于“失语”状态。作为“失声的群体”^①,她们的声音被强大的男性话语淹没。在传播不平等广泛存在以及女性表达权利倍受压抑的社会背景下,题壁作为一种特殊且便捷的传播方式,就成为她们自由表达个人心声的重要途径。宋代女性这种文学创造与传播的自觉,是她们群体的女性主体意识强化、个体价值意识自觉的表征。这些流传下来的题壁作品所呈现出的故事,反映出宋代千万女性的共同遭际与集体心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她们的题壁作品真实地反映出宋代女性的生存状况,甚至具有“诗史”的作用,如“靖康之难”中女性留下的众多题壁作品。我们由此可以读到在特殊政治史、军事史背景下的女性生活史以及心态史。作为文学史料,这些题壁作品的价值也是值得重视的。

^①“失声的群体”(the muted Group theory)理论最早在文化人类学领域创立,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传播议题。“失声”这个词语由人类学家夏洛特·哈德曼(Charlotte Hardman)发明,“失声的群体”理论最早的创立者则是文化人类学家阿登纳(Ardener)和雪莉(Shirley)。1968年,在剑桥大学伊丽莎白女学院跨文化研究中心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阿登纳和雪莉把女性表述为一个“失声的群体”(muted group)。

参 考 文 献

- [1] [元]韦居安.梅磴诗话[A].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2] 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3] [宋]马纯.陶朱新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1.
- [4] [宋]陈岩肖.庚溪诗话[A].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5] [明]陈耀文.花草粹编[M].龙建国,等点校.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
- [6] [宋]后山诗注补笺[M].任澁注,昌广生笺补.北京:中华书局,1995.
- [7] [宋]马光祖.景定建康志[M].吴福林,等点校.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
- [8] [宋]罗烨.醉翁谈录[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 [9] [宋]周辉.清波杂志[A].四部丛刊续编:第56册[C].上海:上海书店,1985.
- [10] [宋]彭乘.墨客挥犀[M].北京:中华书局,1991.
- [11] [宋]刘府.翰府名谈[A].王河.宋代佚著辑考[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
- [12]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3] [宋]陈世崇.随隐漫录[M].上海:上海书店,1990.
- [14] [宋]何蘧.春渚纪闻[M].钟振振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15] 王子今.驿壁女子题诗: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的特殊遗存[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 [16] 张明华.“靖康之难”被掳北宋宫廷及宗室女性研究[J].史学月刊,2004,(5).
- [17] 王子今.中国古代的驿壁文学[J].文学遗产,2012,(6).
- [18] 刘金柱.中国古代题壁文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19] 王兆鹏.宋代文学传播探原[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On the Wall-writings of Women Writers in Song Dynasty

LIU Shuang-qin

(Jiangxi Provinc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Nanchang 330077, China)

Abstract: Wall-writings is a regular phenomenon in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The wall-writings by women are valuable cultural heritages which tell in a rare channel the writer's mind. The women's wall-writing in Song Dynasty are mostly written by ladies born in official families during their experiences of war and chaos. The writing, often seen in pavilions and courier stages, express the writers' miseries in foreign invasion and homelessness, their virtues and moral integrity, their mourning of lives and their travel sufferings. Those works made great influences on their contemporaries and people in later time.

Key words: woman writers; Song Dynasty; wall-writing

(责任编辑:刘伙根,庄暨军)